

Geschenk
Prof. Dr. Michael Schoenhals

内部材料

請勿外傳

大字报选

(5)

北京航空学院
大字报管理组

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

发展大好形势，回击右倾翻案风
把教育革命推向新高潮
院工人理论组

現在，教育战綫圍繞着教育革命問題，实际上也就是圍繞着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問題，正在进行一場大辯論。這場大辯論，是由于社会上特別是教育部周榮鑫同志所刮起的一股右倾翻案风引起的。这股右倾翻案风，曾经一度搞乱了我們队伍中某些人的思想，干扰了我們教育革命的步伐。下面仅就几个主要問題，給以回击。

一、关于形势問題的论战

如何估计形势，向来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綫斗争的一个重要問題。因为，形势是提出任务，制定路綫、方針、政策的客觀依据。不同的阶级，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各自对形势作出自己的判断，提出自己的任务，制定自己的路綫。这是一条阶级斗争的客觀规律。最近教育界刮起的这股右倾翻案风，首先在教育革命的形势問題上大作文章，決不是偶然的，正是反映了这条斗争規律。所以，关于形势問題的论战，说到底，也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綫的论战。

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当前的形势呢？

毛主席根据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总的形势和总的特点，为我党制定的基本路线，反映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总的形势的本质，是我们在各个具体历史时期观察和分析形势的总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牢牢掌握这个总的指导思想，对形势进行阶级估量，就是说像列宁教导的那样，不是根据某些表面现象和个别的事例，而是“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上，去分析形势，才能掌握当前形势的本质和主流，才能正确地提出任务和进行胜利的战斗。

在教育界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他们抛开党的基本路线，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不是从全部事实的总和，不是根据事物的内在联系，而是抓住若干表面现象和某些个别的例子，作为依据，用以掩盖和歪曲当前形势的本质，企图开历史的倒车。

当前，教育革命的形势究竟怎样？

我们认为，当前教育革命的形势，和全国各条战线的形势一样，是一派大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从根本上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我们学校的统治，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沿着“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教育革命正在斗争中健康地深入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在教育领域正在得到落实，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正在大量涌现，一代新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正在三大革命斗争中茁壮成长，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正在逐步形成，等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是激烈的，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重新统治教育阵地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统治我们学校的危险性依然存在，一句话，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依然存在。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艰巨的。我们必须认真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牢牢掌握党的基本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总之，教育革命的形势大好，形势喜人，形势逼人，我们必须努力战斗，继续前进，夺取更大的胜利！这就是我们对当前教育革命形势的基本估计，也是我们的基本态度。这也是

当前教育革命形势的本质。

这本来是客观存在，但是资产阶级却极端害怕承认它。因为，这种形势在资产阶级看来，则是他们的灾难。在这种形势下，他们赖以生存的世袭领地，将一个一个地被摧毁，他们的一统天下，将从此休矣！他们不得不处于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之下。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甘心的。他们只得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先来一个不承认主义，再用种种办法加以歪曲，进而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根据资产阶级的愿望，妄图扭转这个形势，扭到资产阶级专政的轨道上去，以恢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我们学校的统治。这就是在当前教育革命的形势面前，资产阶级的心理状态，也是他们对教育革命形势的基本态度。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这种心理状态，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愿望，来歪曲和否定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

去年十一月一日教育部周荣鑫部长，在听取我院调查组有关人员汇报时，借题发挥，对教育革命的形势大发谬论。他把“形势大好”和“形势逼人”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只讲“形势逼人”，不讲形势大好。他说：现在大学是招初中生，中学“实际上一年只有十六周”的上课时间，“中学学不牢靠，到大学学一点课，能提高起来？这一步突不出来，下步就不行了”，大学生“学这么点东西，怎么能担负起四个现代化这个重大任务呢？”而且据他说，工农兵学员的政治质量也不怎么样。于是他得出结论说：“现在教育革命到了关键时刻了”“卡壳了”，走进死胡同“突不出来了”。卡在那儿呢？据他说，一个是“形而上学”，一个是“不要智育”。由于这两大灾害，就“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就成了“大倒退”，成了“复旧”这就是他们对教育革命形势所作的结论。这个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教育革命。他们把教育革命看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再也走不下去了。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形势逼人”。要把人们逼到何处去，这是一清二楚的。就是要把我们逼回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里去。

他们的立场站错了，他们的出发点搞错了。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代表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以旧的资产阶级教育为标准，从修正主义教育观出发，来观察教育革命的形势，结果就把一切都弄颠倒了。革命群众认为教育革命形势大好，他们就认为大

坏；革命群众認為很坏的东西，他們却認為很好。你要批判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綫，他就辩护说不是都錯了，拚命去找它的“积极因素”；你要批判“读书做官”，他就辩解说：“当干部，当技术員算不算做官”，“不当干部上大学干什么”；你要批判“知识私有”，他就反对说：現在根本不是知识私有不私有的問題，而是有没有的問題；你要搞开门办学，他就反对说这是“实用主义”，是“实践——实践——实践”；等等。总之，他們总是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对教育革命中出現的新生事物，深恶痛絕，恨不得一口把它吃掉。

毛主席说：有些人虽然頂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現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現很少兴趣。毛主席又说：这些人比較危險，因为他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內的反映，他們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們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絲万縷的联系。在十八、九年以后的今天，刮起右倾翻案风的，不正是“这些人”嗎？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这些人，正像列寧所批判的那样，“惟恐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決裂。”他們按照资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大放厥詞，攻击教育革命，丑化教育革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说出了资产阶级想说而不敢說的話，成了资产阶级在我們党內的代言人。

由于我們所做的事業，是前无古人的，我們还缺乏经验，我們清醒地知道，在教育革命中，还有在着不少缺点和不完善的地方。我們正在沿着“教育要革命”的方向，认真总结经验，努力克服缺点，尽力解决那些能够解决的問題，迈出新的步伐，把教育革命再向前推进一步。我們也清醒地知道，每当我們的教育革命迈出新的步伐的时候，总要遇到种种阻力和干扰，这种阻力和干扰，主要是来自资产阶级方面，这次教育界所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就是这样。

毛主席说：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們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就是教条主义占統治地位的时期。立三路綫也是如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陈独秀路綫和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綫就是如此。一九三四年，張国焘也用这种方法。一九五三年，高崗、饒漱石反党联盟，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我們应当总结过去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覺醒起来，以免再吃大

亏。好人犯个别錯誤的时候，也会不自觉的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毛主席的这些深刻指示，使我們擦亮了眼睛。我們看到，这次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也还是用的这一套方法。我們应当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两条路綫斗争中，认真研究认识论和方法论，不上一切机会主义者的当，以免再吃大亏，同时也要努力避免自己犯这类錯誤。

二、关于质量問題的論戰

在教育陣地上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总是在质量問題上大作文章。72年刮起的一阵右倾翻案风，就是首先从质量問題上发难的。这次右倾翻案风，也是首先抓住质量問題作为突破口，向我們进攻。他們说：現在大学毕业生的水平，还不如文化大革命前中专生水平。大造今不如昔的舆论。目的是说，教育革命搞糟了，还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那一套好。

质量問題，是一个复杂問題，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用读了几本韦，算了多少题，背了多少个公式的方法，作为衡量学员质量的标准，是不能说明問題的。它不象工厂检验产品那样，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规定由检验人員，檢查一番，就可以鉴别好坏。学校培养的是人，而人是有阶级性的，是属于一定的阶级的。评定学员的质量如何，是有严格的阶级的标准的；各个阶级各有自己的评定标准。

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学校属于上层建筑領域里的一部分，它是阶级統治的工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历史上任何一个統治阶级，都把教育紧紧地抓在自己的手中，通过它，灌輸本阶级的思想，宣傳本阶级的政治路綫，为本阶级的政治路綫服务。归根到底，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任何阶级的政治路綫都集中地反映了这个阶级的根本利益。任何学校，从它的办学方針、教学內容、教育制度到教育方法，组织形式等等，无一不是一定经济关系的产物，无一不是一定阶级利益要求的反映，各个阶级都是根据自己阶级利益的要求，作为评定学生优劣的标准。

从19世紀四、五十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的资本主义从七十年代开始，也随着产生和发展起来，逐渐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映在文化教育領域里面就出現了所謂

新学与旧学之爭，学校（“学堂”）与乡学、县学、科举之爭。当时的封建文人，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場上，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封建統治，维护封建的剥削制度，总之，从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需要出发，总認為他們的乡学、县学、科举制度之类，好得很。在他們看来，四书五经是最管用的，孔老二的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克己复礼为仁”等等，是最管用的看家宝贝。他們看不起当时的“学堂”，認為在“学堂”里学不到什么东西，经书读的少了，八股文也做得不成样子了。这怎么能中举呢？他們認為“学堂”里教的那些什么社会学、人类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博物学，特別是什么音乐，体育等等对他们来说都是无用的东西，都不能算是什么學問，只有他們的经书、八股文才算得上学問。以他們的标准，来觀察当时“学堂”里学生的質量，那簡直不堪设想，糟透了。反之，在当时的资产阶级看来，那就要从根本上反过来了。

这两个剥削阶级的利益不同，因此，他們办学的道路和用以衡量学生質量的标准也就不同。現在，我們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場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他們的斗争，孰是孰非，那是很清楚的。

現在我們是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們正在革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命，要实行《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两个“决裂”。因此，我們在教育領域里，就來一个“否定之否定”，扫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教育，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教育。在教育領域內，资产阶级的势力是相当雄厚的。由于文化大革命前，教育界的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所把持，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校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統治着，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教育領域內現在进行一場彻底的革命，一个嶄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正在逐步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人，那些资产阶级教育觀严重的人，那些把知识当作自己的商品，当作自己的私有財产的人，就受不了啦，就忍耐不住啦，于是就站出来说話啦。他們的地位与封建地主阶级对待新兴资产阶级学校的态度，頗有相似之处。当时的资产阶级还是革命的，但現在却走向了反面，处在原来地主阶级的地位上，起着阻碍革命的作用，拼命反对教育革命，他們总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标准，来衡量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結果，总是顛倒黑

白，把教育革命看得一塌糊塗。

我們說，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把學校改造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他們就十分害怕，馬上就拿學校是傳授知識的場所，業務可以脫離政治，搞學問的不過問政治等謬論來對抗，實際上就是拿資產階級政治來對抗。

我們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中選拔學員，他們認為這樣一來，就斷了他們通過學校取得特權的路子，就是說，這樣會埋沒他們許多天才，拼命叫囂要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主張凭一張考券見高低。

我們主張，工农兵學員在校學習期間，必須與工农兵相結合，學工學農學軍，始終保持工农群众的本色。他們則認為這是浪費時間，还不如關在校內多上几堂課好。他們認為知識是自己的私有財產，有了知識，就應當居于工农群众之上，不存在你不保持工农群众本色的問題。

我們主張教育必須同生產勞動緊密結合起來，使學員在校學習的過程中，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結合起來，為逐步縮小三大差別創造條件。他們却把體力勞動看成是痛苦的事，拼命反對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相結合，而他們則是當然的腦力勞動者，而腦力勞動者就應當支配體力勞動者。

我們主張學員在學習過程中，必須貫徹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並且學會在三大實踐中積累經驗，把經驗上升為理論，從而豐富和发展理論。而他們則看不起實踐，認為實踐是一種低級的活動，認為工农的實際經驗不算什麼學問，他們是從事高級活動的，他們認為參加實踐活動，還不如關在屋子裏讀幾本書。

我們主張必須讓學員在三大革命鬥爭的實踐中，不斷提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他們認為這種能力再大，也算不上什麼學問，只有多記幾個公式，多算几道算題，才算是有了學問。師生與工人結合，攻克了技術尖端，解決了專家們沒有解決的問題，他們就搖搖頭說：“做是做出來了，但還不能在理論上給以論証呀！”似乎只有請他們出山才能解決理論問題。

我們主張，必須把學員培养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而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覺悟”

和“劳动者”，都是无用的，只有“有文化”才是他們靠得住的財产。

总之，一个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場上，一个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場上；一个是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出发，一个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出发；一个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一个要培养资产阶级的精神貴族。由此出发，在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上，都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在如何評價工农兵學員的質量問題上，就沒有共同的語言。

我們有的同志，由于在一些根本問題上沒有划清界限，所以一遇到人家拿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学毕业生学了几門課，做了多少題，死記硬背了多少公式等數字來与我們現在的工农兵大学生比質量，就感到说不清楚，好象人家真的抓到了我們的短处。問題的实质不在于这些简单的數字的对比，而在于走什么道路，在于有什么样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指导，按照哪个阶级的需要来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就拿业务課的教学来看，也同样有一个道路問題。

我院二系 202 专业的一門主要专业課，按计划要上 150 个学时的課，但他們只上了八堂課，就帶學員參加了綜合实践，边战斗边学习，而且根据需要，还查閱了講义上沒有的許多資料，結果，不但完成了生产任务，同时也完成了学习任务，學員返回头來再看這門課，不仅掌握了这本講义的全部內容，而且在許多問題上，認為这本講义太浅了，不能滿足自己的要求。这个賬該怎么算呢？这是一个道路問題，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法問題。在刮右倾翻案风的人那里，这八节课当然是算数的，可以入他們的賬本。而其它活動時間，都是不能算数的，都是无益的活動，那么，學員究竟是怎样掌握了這門課，而且超过了這門課的內容的，他們是无法理解的。

我院 946 名七二屆學員，在毕业前的綜合实践 中，得到了許多工厂和科研单位的支持，与 60 多个工厂、科研单位掛鉤，实行开门办

學，承擔了一百三十二項戰鬥任務。師生緊密團結，與這些單位的工人相結合，並肩戰鬥，發揚獨立自主，艱苦奮鬥，敢于革命，敢于創新的精神，與帝、修、反搶時間，爭分奪秒，大干快上，為加強國防建設，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實現四個現代化，作出了貢獻。現在已經完成八十八項，還有三十二項也接近完成，沒有完成的部分，將移交給下一屆學員繼續進行。在這些項目中，有不少是加強戰備和航空工業急需的任務。航空雷達專業的十一名工農兵學員，在教師的指導下，奋战了一百三十多個工作日，研製成功了高空無人駕駛飛機航迹自動指示系統，不僅使這種飛機航迹指示系統由人工變成自動化，提高了指揮系統的精度，而且還可以應用於其它機種的作戰指揮系統，從而填補了科學技術方面的一項空白。數學資班的師生，在一一二廠解決了歼六飛機的“數學模型”問題，大大縮短飛機研製周期，根本改變原來飛機製造中落后的標準零件的工作體系，為發展在飛機設計製造中應用電子計算機技術，建立飛機設計、製造一体化的新工作體系，創造了條件。火箭發動機專業的十七名工農兵學員和四名教師，承擔了勝利油田委託的石油勘探地震火箭的任務。他們在勝利油田與工人共同勞動，在大慶革命精神的鼓舞下，從許多鐵人式的石油工人的言行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酷暑期間，連續奮戰，進行了大量的試驗和分析工作，為合理、正確地使用火箭製造了彈導表，還設計了一種新型的地震火箭，受到了石油化工部廣大石油工人的稱贊。他們認為，這是中國石油勘探技術的一項創舉，打破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石油勘探技術方面對中國的封鎖。石油化工部正準備在全國二百多個單位推廣，為大大加快中國石油勘探的速度，作出了貢獻。總之，從這些工農兵學員的身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沿着“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指引下，一代“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正在茁壯成長。无论在政治質量上，科學技術水平上，解決問題和分析問題的能力上，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学生所無法比拟的。這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的人材。他們還沒有畢業，就已經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實現四個現代化，作出了貢獻。這樣的工农兵學員的頑強精神，不愧是革命的！

三、关于教育革命与实现四个现代化关系的论战

“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当作为金字招牌，幌来幌去，吓唬人。照他们看来，在教育界，只有他们才真正懂得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别人都不懂。至于教育革命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什么关系，也是只有他们才深知其中的奥妙，别人都稀里糊涂。他们对认真搞教育革命的同志，动不动就给扣上‘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的帽子，横加指责。我们有些好心的同志，怀着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热切愿望，对他们的指责，不加分析，点头称是，接受下来，上了大当，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现在我们就分析一下，他们所炫耀的到底是那一家的四个现代化呢？到底是谁拖了我们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呢？

只要我们把他们关于四个现代化的言论拿来，加以全面的综合分析，就会看到：

第一、他们把四个现代化与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割裂开来（本来是一个整体），他们是离开党的基本路线，离开社会主义革命、离开无产阶级专政来单纯地谈四个现代化的。

第二、他们把教育革命与实现四个现代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他们的逻辑是：要搞四个现代化，就不能搞教育革命；要搞教育革命，就会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你是要教育革命呢？还是要四个现代化呢？只能取其一，二者不可兼得，这就是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得放弃教育革命。

第三、他们认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得有文化，就得有知识；要有文化、有知识，就得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回到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里去。

这就是他们在许多讲话中关于四个现代化的基本观点。

这是那一家的四个现代化？！

实现四个现代化，有两条路子。一条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所走的路子，这是一条巩固资产阶级专政，巩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罪恶的道路，也是劳动人民进一步贫困化的道路。还有一条道路，就是毛主席所指引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逐步消灭三大差别，使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都不能再产生，为实现共产主义逐步创造客观条件的道路。苏联是在社会主义的词句掩盖下，走了英美

等資本主義國家四个現代化的路子，結果，四个現代化還沒有完全實現，就已經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教育界刮右傾翻案風的人，勞 労 明，一再特別強調的正是蘇聯所走過的四个現代化的路子，原來他們炫耀的四个現代化與周總理在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所提出的四个現代化，是根本不同的兩碼事。對這樣的四个現代化，我們認為仅仅拖一下後腿，那就遠遠不夠了，必須堅決頂住，決不能允許走這條“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道路。這樣的四个現代化的道路，當然不需要進行什麼教育革命，有一條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也就夠了，因此他就把我們正在进行的教育革命，看成是拖他們後腿的障礙。

看問題要看實質，不要被某些好聽的詞句所迷惑，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成為完全背棄馬克思主義行為的擋箭牌了”。事實正是這樣。刮右傾翻案風的人，正是接過了我們黨提出的四个現代化的口號，加以歪曲，作為“擋箭牌”向教育革命同文化大革命進攻的。他們正是舉着這塊“擋箭牌”，妄圖在教育革命陣地上來尋找“突破口”的。

實現社會主義的四个現代化，必須有教育戰線的徹底革命相配合。教育革命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四个現代化必不可少的條件，四个現代化向教育革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沒有上層建築領域里的教育革命，要實現社會主義的四个現代化是不可能的。因此，教育革命的步伐，直接影響着我們社會主義的四个現代化的速度。從這個意義上講，教育戰線拖四个現代化的後腿的可能性是確實存在的。十七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統治，已經拖了後腿，現在又不斷出現干擾，所以說，拖後腿的可能性是確實存在的。但決不是象他們所說的是教育革命拖了四个現代化的後腿，恰恰相反，正是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線拖了我們的後腿，正是他們所刮起的右傾翻案風拖了我們的後腿。

大家回想一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前，教育這塊陣地，是在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統治下，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了我們的學校。那時教育不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而是為資產階級政治服務。大搞“讀書做官”、“智育第一”，也就是資產階級政治第一。對此，《紀要》已經作了正確的結論，這是大家都清楚的。那時培养出的大学生，大多數人的世界觀是資產階級的。有的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學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

有的则是追求“三大一小”，就是大城市、大机关、大工厂、小家庭。总之，通过当时的学校教育，不是缩小三大差别，而是扩大三大差别，不是缩小资产阶级的阵地，而是扩大资产阶级的阵地。在业务上，大学五年（有的专业六年），关在书斋里用大量无用的东西充塞学生的头脑，强迫学生死记硬背一大堆具有形而上学特点死的知识，顺着一条“三脱离”的路子，在病态中发展。毕业后分配到工作岗位上，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业务上，都不能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一般说来，大多数都需要两三年的时间，进行一番再教育和再改造的功夫，才能逐步地适应工作，有的则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是不是拖后腿呢？

1958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照耀下，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受到了相当的冲击，在教育战线上出现了一个可喜的形势。但是不久，在刘少奇、陆定一等人的指挥下，资产阶级势力就进行了反攻倒算，刚刚萌芽的一些新生事物，一个一个地被摧毁了。就拿我们北航来说，58年师生结合，曾经研制了几个型号的飞行器，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思想上也有相当大的提高。但不久，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这些成果都一个接一个地被抹杀了。例如“五号”（无人机），师生曾经与工人结合，搞出了一些成绩，刚刚试飞成功，就把它砍掉了。国家为它花了六十多万元，最后没有给国防建设提供任何有实际意义的东西，据说，仅仅写了一份不到三千字的总结报告，草草了事。有人计算过，它的一个字就值二百元人民币，实际上只不过是几页废纸而已。还有些别的项目，也差不多都是这种结果。国家花了大量资金，工人和师生花了大量的劳动，结果只是为少数人写论文，提供数据和材料。只要论文写出来了，就算达到了目的。于是又转移目标，去搞新的花样。象狗熊舞棒子一样，舞一个丢一个。每走一步，都费国家大量资金和人民的血汗。至于我们的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到底能得到多少实际的益处，就不再去管它。在当时高等学校里，象这样的情况，已是司空见惯，比比皆是。这不是拖了我们四个现代化、破坏了我们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又是什么呢？

这一切都说明，教育必须来一个彻底的革命，必须来一番彻底的改造。如果不来一个彻底的革命，不来一番彻底的改造，那就不仅要拖我们四个现代化的后腿，更重要的，必然会拖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

后腿；就会扩大资本主义的阵地，发展资产阶级的势力，扩大三大差别，为资本主义复辟创造条件。

教育革命，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绝对必要的。为了尽快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加快教育革命步伐。时刻警惕资产阶级的干扰和破坏，不要让他们拖了我们的后腿。

我们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前进。我们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我们准备走曲折的道路。七二年的那股右倾翻案风，曾经拖了我们的后腿。但是，当我们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了这股右倾翻案风之后。我们就保卫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保卫和发展了教育革命的成果。我们又前进了。前几个月教育界刮起了这股右倾翻案风，也曾经搅乱了我们队伍中某些同志的思想。我们有的同志，听说周部长在许多地方讲话了，就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与周荣鑫的话对照了一下，感到有些撞劲，不一致，于是对于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发生了动摇，在应该迈出新的步伐的时候，左顾右盼，犹豫徘徊，迟迟不敢抬步，乱了我们队伍的步调，拖了我们的后腿。这股右倾翻案风，从反面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了一点。我们坚信，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通过这场大辩论，一定能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伟大成果，把教育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阶段。